

敦煌文獻齋願文中的行城活動

王三慶*

一、前言

「行」字原為動詞，加上「城」字這一名詞，結構成一個複合詞的時間很早，遠在墨子與禽華釐在對談雲梯之守時即已出現，所謂：

雲梯者，重器也，其動移甚難。守為行城，雜樓相見，以環其中，以適廣狹為度，環中藉幕，毋廣其處。行城之法，高城二十尺，上加堞，廣十尺，左右出巨，各二十尺，高廣如行城之法。¹

顯然「雲梯」因是攻城重器，而守備者自有行城之法相互剋制，所以「行城」之意不過是巡守城郭。再如三家分晉之前，智伯一家獨大，趙襄子為防智伯的攻打，於是親往晉陽守備，「至，行城郭，案府庫，視倉廩。」這一則也見載於《韓非子》一書，²所說的都是攻守戰備中有關巡行城郭的事蹟，已非本文所要探討的「行城」這一名義。其實，「行城」是宗教中的一種齋會活動，他起源於印度，並隨著佛教信仰的流播，傳遍中國，且在敦煌寫卷中保留了眾多鈔本，其影響之廣遠在今日的民俗中，仍然可以隨時見證，因此是一個值得探討的課題，本篇及據此作為論述。

二、佛典中所述及的行城活動及其意義

在漢譯佛典中，《法句譬喻經》曾經出現「行城」二字，其卷一提到：「佛在拘睢尼國美音精舍與諸四輩廣說大法時，有一梵志道士，智博通達，眾經備舉，無事不貫。貢高自譽，天下無比，求敵而行無敢應者。因此晝日執炬，行城市中。」(CBETA, T04, no.211, p.578, c18-23)這裡的行城不過是遊行於城中，還不是什麼複合動名詞的特別意思。《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五百六十八〈第六分念住品第五〉所謂：「凡所遊行城邑聚落，聞

* 成功大學中文系教授

¹ 《墨子》(欽定四庫全書本)卷十四〈備梯第五十六〉。

² 漢·高誘注、宋·姚宏續注《戰國策》(欽定四庫全書)卷十八趙一，元·何荊注《韓非子》(欽定四庫全書)卷三〈十過第十〉。

說利養，心不貪染。」(CBETA, T07, no.220, p.933, b2-9)及《大方等大集經賢護分》卷一所言：

爾時尊者舍利弗、尊者大目連，在舍衛城夏安居已，亦與五百諸比丘俱，次第遊行城邑聚落，至王舍城，入迦蘭陀竹園精舍，詣世尊所。到已，恭敬頂禮佛足，退坐一面。(CBETA, T13, no.416, p.872, a14-17)

也沒兩樣，足見佛在說法時日，此一「行城」風氣還未盛行，但是在義淨的《南海寄歸內法傳》卷二中卻載錄了「行城」的詳細紀錄，其文云：

凡夏罷歲終之時，此日應名隨意，即是隨他於三事之中，任意舉發說罪除愆之義。舊云自恣者，是義翻也。必須於十四日夜，請一經師昇高座，誦佛經。于時俗士雲奔，法徒霧集，燃燈續明，香花供養。明朝總出，旋繞村城，各並虔心禮諸制底。棚車輿像，鼓樂張天；幡蓋縈羅，飄揚蔽日。名為三摩近離，譯為和集。凡大齋日，悉皆如是，即是神州行城法也。禺中始還入寺，日午方為大齋。過午咸集，各取鮮茅可一把許，手執足蹈，作隨意事。先乃苾芻，後方尼眾，次下三眾。若其眾大，恐延時者，應差多人，分受隨意。被他舉罪，則准法說除。當此時也，或俗人行施，或眾僧自為。所有施物，將至眾前，其五德應問上坐云：「此物得與眾僧為隨意物不？」上坐答云：「得所有衣服、刀子、針錐之流，受已均分。」斯其教也。此日所以奉刀針者，意求聰明利智也。隨意既訖，任各東西，即是坐夏已周，無勞更經一宿，廣如餘處。³ (CBETA, T54, no.2125, p.217, b20-p.218, a1)

義淨在這段話中，談到印度當地，每年夏罷歲終的月內十四日夜，必須任意舉發述說一己罪過，懺悔除愆，用以清淨身心。首先則請經師昇高座，誦佛經；而一般庶民信眾共相聚集，燃燈續明，供養香花。隔天早晨則全體出動，旋繞村城，個個虔心頂禮，並以棚車載著佛像，配合著喧天的鼓樂和飄揚蔽日的幡蓋縈傘。這種陣仗近乎今日的迎神賽會，印度名之為「三摩近離」，中土則譯為「和集」，而所有大齋日盡是如此。中國一般依日計時，通常日將出曰朏明，將午曰禺中，晡後曰高春，將昏曰懸車，日落曰桑榆。所以這種行城活動必在近中午時刻始還寺廟中，過了正午方為大齋。過了午後，先後按苾芻、尼眾及下三眾次第，拿鮮茅一把，手執足蹈，如果人數太多，則差多人隨意分受舉罪，依法說除，並施捨衣服、刀子、針錐等物品。其實，這種抬著佛像的行城活動贊寧在太平興國年間修纂的《大宋僧史略》卷一之中也曾經提到，但是不叫「行城」，而

³ 《南海寄歸內法傳》卷二 (CBETA, T54, no.2125, p.217, b20-p.218, a1)。

稱之為「行像」，其意義和方式如文云：

行像者，自佛泥洹，王臣多恨不親觀佛，由是立佛降生相，或作太子巡城像。
晉法顯到巴連弗城，見彼用建卯月八日行像，以車結縛五層，高二丈許，狀
如塔，彩畫諸天形，眾寶作龕，佛坐菩薩立侍，可二十車，車各樣嚴飾。婆
羅門子請佛，次第入城內宿，通夜供養，國國皆然。王及長者立福德醫藥舍，
凡貧病者詣其中，醫師瞻候病差方去。⁴(CBETA, T54, no.2126, p.237, a25-b18)

贊寧認為「行像」之起，原是在佛陀涅槃之後，王臣以不見佛面而有所遺憾，於是形塑其降生相，或作太子巡城像，然而是否已經抬像遊行，則未明言。到了東晉法顯去到印度巴連弗城時，在四月八日這一天，曾經遇到「行像」陣頭，凡有二十車，每車結縛五層高塔，彩繪諸天，各類寶物作龕，佛坐而菩薩立侍，然後隨著婆羅門子的邀請，依次入城內宿，徹夜供養。一些國王及長者，則立福德及醫院，凡貧苦及病患都來這地方，並受到專業醫師的治療，直到病好才去。這等情形有如幾十年前鄉間的迎神廟會或今天大甲媽祖回娘家時的陣頭排場。隨著佛教的東來，到了中亞、新疆一帶，其風俗情況又有變革，同書中說：

又嶺北龜茲東荒城寺，每秋分後，十日間，一國僧徒皆赴五年大會（西域謂之般遮于瑟），國王庶民皆捐俗務，受經聽法，莊嚴佛像，戴以車輦，謂之行像。于闐則以四月一日行像，至十四日訖，王及夫人始還宮耳。⁵(CBETA, T54, no.2126, p.237, a25-b18)

在龜茲東荒城寺則是每年秋分後的十日，僧徒接需赴五年舉辦一次的般遮于瑟大會，上從國王，下及平民百姓，都要停止一切俗務，接受講經聽法，並莊嚴佛像，戴以車輦，謂之行像。于闐國則訂在四月一日行像，直到十四日截止，國王及夫人才回到宮內。可是一進入中國，因為曆法及佛陀生日的認知問題，舉辦的時間及方式又有不同。以甘肅一帶，贊寧就有這麼的說法：

今夏臺、靈武每年二月八日，僧戴夾苧佛像，侍從圍繞，幡蓋歌樂引導，謂之巡城，以城市行市為限，百姓賴其消災也。又此土夏安居畢，僧眾持花執扇，吹貝鳴鐃，引而雙行。謂之出隊迦提也（取迦提月名也）。⁶(CBETA, T54, no.2126, p.237, a25-b18)

⁴ 宋·贊寧《大宋僧史略》卷一。

⁵ 宋·贊寧《大宋僧史略》卷一。

⁶ 宋·贊寧《大宋僧史略》卷一。

在唐、宋之際，蘭州一帶則於二月八日，由僧人帶著夾苧佛像，侍從則簇擁圍繞在佛像周圍，並有幡蓋繖傘以及歌樂在前引導，謂之「巡城」，所巡之處以城市及行市為限，而主要目的適用於消災解厄。除了這天之外，在與寄來林的下安居時刻，僧眾也有持花執扇，吹貝鳴鑼，引而雙行的出隊迦提活動。活動的範圍雖然沒有說明，但是既然附在「巡城」之下，應該還是以城市及行市為主。然而贊寧所謂今者，已是遲至宋代，早在北魏，這一風氣已經盛行，《魏書》卷一百十四〈釋老志〉云：

初，釋迦於四月八日夜，從母右脅而生。……於四月八日，與諸佛像，行於廣衢，帝親御門樓，臨觀散花，以致禮敬。⁷

所以《大宋僧史略》不但引用，也提到景興尼寺金像出時，詔派羽林一百人，舉輦伎樂，皆由宮內出發。又安居畢，明日總集，旋繞村城，禮諸制底，棚車興像，幡花蔽日，名曰「三摩近離（此曰和集）」，斯乃神州行城法也。⁸（CBETA, T54, no.2126, p.237, a25-b18）甚至在此之前，「行城」已經形成一種歲時的宗教活動，因此《荆楚歲時記》就記載此一風俗云：

二月八日，釋氏下生之日，迦文成道之時，信捨之家，建八關齋戒，車輪寶蓋，七變八會之燈。平旦，執香花遶城一匝，謂之行城。（按《本起經》云：二月八日夜淨居，諸天共白太子，今者正是出家之時，……又《本行經》云：旬星已與月合，帝釋諸天唱言時至，太子聞已，以手拔髮令寤，諸天捧馬足出。至闍王內，則行城中矣。故今二月八日平旦，執香行城一匝，蓋起於此。又《阿那經》云：二月八日當行八關之戒，又佛經云：在家菩薩，此日當行八關之齋戒。）⁹

《荆楚歲時記》這段話提到「行城」二字凡三處，只有第一處是一個複合名詞，第二三處則是動詞加名詞，兩者間稍有不同。宗懔在按語中引用《本起經》，考之含有《本起經》一名者凡有多種，如後漢西域三藏竺大力共康孟詳譯的《修行本起經》、吳月支優婆塞支謙譯的《佛說太子瑞應本起經》、西晉居士聶道真譯的《異出菩薩本起經》、後漢西域沙門曇果共康孟詳譯的《中本起經》，但是都未談到二月八日的節日起源，因此似乎出於誤記，若推其實應出於《過去現在因果經》。至於《本行經》則是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譯《佛本行集經》，其卷七有「俯降王宮品第五」及「佛本行集經樹下誕生品第六上」，都是明指佛誕生王宮樹下事，而非出家。因此他說明「行城」活動是為了紀念

⁷ 《魏書》，臺北：鼎文書局影中華書局標點本，卷一百一十四〈釋老志〉，頁3027、3032。

⁸ 宋·贊寧《大宋僧史略》卷一。

⁹ 梁·宗懔撰《荆楚歲時記》（欽定四庫全書）。

佛陀出家之日，也有些許問題。不過這天平旦，往往執香「行城」，而在家菩薩需行八關齋戒。從王玄謨《壽陽記》、《梁陳典》引用了〈二月八日行城樂歌〉¹⁰，足以說明這一風氣已經從民間進入宮廷。至於《法苑珠林》〈潛遁篇・感應緣〉則提到另一個活動時間——四八日，成都曾有「行像」之舉，其文云：

宋岷山通靈寺有沙門邵碩者……至四月八日，成都行像，碩於眾中匍匐作師子形。¹¹

則此四月八日與前說不同。又《續高僧傳》〈玄琬傳〉云：

又以二月八日，大聖誕沐之晨，追惟舊緒，敬崇浴具，每年此旦，建講設齋，通召四眾，供含悲敬；辦羅七物；普及僧儔。¹²

可見對於佛陀出生年月的說法歷來即存不同的兩種說法，一是二月八日，一是四月八日。二月八日在上述引用的文獻當中，又存有出生和出家的不同認知。對於這點差異，《大宋僧史略》卷上〈佛降生年代〉則已試圖調和，而終歸之於二月八日：

按佛生日，多說不同：一則應現非常，遇緣即化，故有見聞不同也。一則西域來僧，生處有都城村落，傳事有部類宗計，故各說不同也。一則西域朴略，罕能紀錄庶事，寬慢不尚繁細，故流傳不同也。今且據東土傳記及經律所明而有多說：案上統傳《法本內傳》合《阿含經》中，皆曰：周昭王二十三年七月十五日，現白象瑞，降摩耶夫人胎。明年四月八日，於嵐毘園波羅下，右脅而誕也。……若案經律者，《浴佛經》云：一切佛皆四月八日生也。《瑞應經》亦云：四月八日生。而《薩婆多論》中即云：二月八日生。是則內教二說不同也。……今東京以臘月八日浴佛，言佛生日者，案《祇洹圖經》：寺中有坡黎師子，行如拳許大，口出妙音，菩薩聞之，皆超地位。每至臘月八日，舍衛城中士女，競持香花，來聽法音。詳彼，不言佛生日，疑天竺以臘八為節日耳！又疑是用多論二月八日，臘月乃周之二月也，東西遼遠，故多差異焉。¹³「釋迦佛生」：增，《遼史・禮志》：二月八日為希達太子生辰，京府及諸州雕木為像，儀仗百戲導從，循城為樂。希達太子者，西城淨梵王子，姓瞿曇氏，名釋迦牟尼，以其覺性，稱之曰佛。《普耀經》：「佛初生剎利王家，放大智光明，照十方世界，地湧金蓮花，自然捧雙足，東西及南北，各行於

¹⁰ 清・康熙敕撰《御定月令輯要》，（欽定四庫全書），卷六〈二月令・日次〉。

¹¹ 《法苑珠林・潛遁篇感應緣》，《大正藏》第53冊，頁359中-360上。

¹² 《大正藏》第50冊，頁616上。

¹³ 《大正藏》第54冊，頁235中-236上。

七步，分手指天地，作師子吼聲，上下及四維，無能尊我者。」即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歲四月八日也。《元樞經》：八日佛生，周以甲子為正月，四月八日牟尼佛生，是今二月八日也。¹⁴

然而有此差異應該是南北朝時，在政治分裂之下，各自使用的曆法不同所引起，根據《歲時廣記、行摩訶》中即云：

《歲時雜記》：諸經說佛生日不同，其指言四月八日生者為多，《宿願果報經》云：諸佛世尊皆是此日，故用四月八日灌佛也。今但南方皆用此日，北人專用臘月八日。近歲因圓照禪師來慧林，始用此日行摩訶利頭經法，自是稍稍尊。¹⁵

可見佛陀生日南北認定上有所差異，南方習用四月八日，北方專用臘八，到了後來則往往混用。但是不管是主張二月八日，或是四月八日，信眾通常會在這天舉行行像、浴佛、灌佛等慶典，齋會活動應該是稍後才有，並配合信眾舉行八關齋會。至於贊寧提到抬像巡行城市也是其中的一個項目，巡行團行則需到晚唐五代，甚至進入了北宋以後已經由互助合作組織，進一步發展成帶有經濟利益的社會結構，才有可能出現。根據吳自牧對於團行的詳細紀錄是：

團行市肆：謂之團行者，蓋因官府回買而立此名，不以物之大小，皆置為團行，雖醫卜工役，亦有差使，則與當行同也。然雖差役，則官司和雇支給錢米，反勝于民間雇倩工錢，而工役之輩則歡樂而往也。其中亦有不當行者，如酒行、食飯行，而借此名。有名為團者，如城西花團，泥路青果團，後市街柑子團，渾水閘鰲團。又有名為行者，如官巷方梳行、銷金行、冠子行，城北魚行，城東蟹行、薑行、菱行，州北猪行，北候潮門外南猪行，南土北土門菜行，壩子橋鮮魚行，橫河頭布行、雞鵝行。更有名為市者，如炭橋藥市，官巷花市、融和市，西坊珠子市，修義坊肉市，城北米市。且如橘園亭書房，鹽橋生帛，五間樓泉福糖蜜及荔支圓眼湯等物。其他工使之人或名為作分者，碾玉作、鑽卷作、篋刀作、腰帶行金銀打銀作、裹貼作、鋪翠作、標襦作、裝鑲作、油作、木作、甌瓦作、泥水作、石作、竹作、漆作、釘鉸作、□桶作、裁縫作、修香澆燭打紙作、冥器等作分。又有異名行者，如買賣七寶者謂之骨董行，鑽珠子者名曰散兒行，作靴鞋者名雙線行，開浴堂者

¹⁴ 清·康熙敕撰《御定月令輯要》（欽定四庫全書）卷六〈二月令·日次〉。

¹⁵ 宋·陳元靚《歲時廣記》，新興書局影萬卷樓叢書本，1977年8月，卷二十，頁4。

名香水行。大抵杭是行都之處，萬物所聚，諸行百市，自和寧門象牙外至觀橋下，無一家不買賣者，行分最多，且言其一二，最是官巷花竹，所聚奇異，飛鸞走鳳，七寶珠翠首飾，花朵冠梳及錦繡羅帛，銷金衣袖，描畫領抹，極其工巧，前所罕有者，悉皆有之。更有兒童戲耍物件，亦有上行之所，每日街市不知貨幾擔也。¹⁶

由於宋代社會已經出現城市市民經濟，因此出現團行市肆的組織，名稱上則有團、行、市、作，從大到小各行各業的民生商店，處處林立，無物不賣。也因這些團、行、市、作是城市經濟的重要組合，也是主要中堅力量，所以在大小齋會的運作過程中，都不能忽視他們這群出錢的社團，並祈求國家社會的安定，以及未來個人的財富、地位和人畜平安，這和今天宗教上的齋醮沒有兩樣。

三、敦煌文獻中的行城活動

我們在上一節中所探討的都是對此一節日的形成及活動內容，也是一種歷史文獻的探討，但是在敦煌寫本中卻有專為「行城」舉辦的齋會，並留下大量的齋文，從中可以看出齋會上的繁複形容，更詳細記錄了舉行的時間、地點和目的，以及齋主的身份，完全如實的反映了當日社會的需求。

就以筆者整理的齋文應用範本或齋會上實際宣讀的文本，就嘆佛號頭的形式而言，「行城文」大抵有下列幾種範本類型，這幾種類型中，全以「行城」為名的文體，並沒發現「行像」一詞的文體。如今筆者根據內容分類如下：

（一）之 1：S.2146 行城文一聖神贊普、節兒尚書及都督杜公、部落使君諸官

（一）之 2：P.2631〔行城文〕一帝主、朝廷卿相。

（一）之附錄 1：P.2631一大中皇帝、令公、邊外節寮、上使、隨善官吏。

（一）之附錄 2：P.6006 二月八日一令公大王（齋主）；天公主夫人、小娘子姊妹、刺使司空昆季、闔郡官寮。

（一）之 3：P.2854 行城文一大中皇帝、河西節度吏部尚書、敦煌郡首、都督刺史、河西釋門都統和尚、釋門都僧政，法律闡梨□。

（一）之 4：〔四、行城文〕

¹⁶ 宋·吳自牧《夢梁錄》（欽定四庫全書）卷十三。

(二) S.2146 行城文—聖神贊普、皇太子殿下、太夫人、留後都督、部落官寮、教授諸大德。

(二) 之附錄 1：S.2146〔五〕、罷四門文—神聖贊普、節兒都督、部落使官僚。

(三) P.2807 行城文—皇太子殿下。

(四) P.2854 行城文—大唐大中皇帝、河西節度吏部尚書、副使安公、河西釋門都統和尚、法界、有情。

(四) 之附錄 1：〔一〕二月八日文—河西節度使尚書。

(四) 之附錄 2：S.5957〔十三〕二月八日文。

(五) 之 1：P.3806V 行城文—大師(齋主)；皇帝、釋門教授和尚。

(五) 之 2：〔十、行城文〕—大師(齋主)；當今皇帝、河西節度使令公、管內釋門都僧統大師、摠管內都指揮都衙、都僧錄、都僧政、太子貴位。

(六) 之 1：P.3224 行城文—當今皇帝、河西節度使令公、管內釋門都僧統大師、都僧錄、都僧政以下和尚、太子貴位。

(六) 之 2：S.6417〔行城文〕—太保(齋主)；當今皇帝、河西節度使太保、管內釋門二都僧統和尚、曹常侍及張衙推、都僧政、都僧錄、諸僧政法律等、董別駕已下諸官寮等。

(六) 之 3：S.3156V+S.2580V〔行城文〕—當今皇帝、河西節度使太傅、摠管內都僧統大師、摠管內都衙等。

(六) 之 4：S.2580V〔行城文〕—天公主、郎君、小娘子、管內都門釋僧統和尚、都衙以下諸都頭、釋門管內都僧政、都僧錄之僧政。

(六) 之 5：S.4544〔行城文〕—當今皇帝、河西節度使大王、都僧統大師、都官公。

(六) 之 6：P.4079〔行城文〕—當今皇帝、府主太保、都僧統大師、座前都頭。

(七) P.2255V〔行城文〕—尚書、都督、部落使以下諸寮案。

(七) 之附錄 1：P.2854〔十六〕、豎幢傘文—都督、合邑黎元(齋主)。

(七) 之附錄 2：P.2542V。

以上七種類型的〈行城文〉，筆者的分類標準是根據開篇前的號頭，也就是從嘆佛文部分加以分類；而每類之中如果是時間、齋主、莊嚴迴向者的身份及文字大抵相同，則合併為一篇；否則因為不同的場次齋會，因為文字差異太大，齋主及迴向發願的對象

不同，不得不細分成各個小類。但是不管是大類還是小類的齋文，我們可以看出這些齋文篇章大抵由幾個部分組合而成：第一部份為嘆佛文的號頭文字，這是對於佛陀或教義的讚揚歌頌。其次則是說明辦齋的時間、主辦齋會的主人的身份，以及舉行齋會的主要目的和齋會時的活動盛況，最後則是迴向發願及號尾的結語。

從「行城」舉辦的時間來看，通常是在「春陽令月」或是「三春中律」，以及「太簇」時節，這個時間點應該是配合二月八日的佛誕而舉行。至於齋主一般是法會中施捨錢財請來僧尼的金主，由於〈行城文〉是齋會中宣讀的文本，行城活動是一種比較大型的官齋法會活動，不是一般庶民大眾的私人齋會，所以在文本中大部分沒有提到齋主的身份，以大家所熟知共曉；再者，從僚案共聚的語氣看，顯然這是敦煌當地的領導者帶領著官員共同出席。只有第五類之一、二兩篇是由當地的僧統大師一類的釋門領導作為齋主，第六類之二的齋主則明言太保。既然是釋門領導及具有官方身份的人出來主持辦事，則其莊嚴的對象不止於自己身家，甚至上從帝王，下及僚案都包括在內，而迴向發願也是就每個人身份的職責給予圓滿的期許和述說，並且雨露均霑，遍灑及百姓和一般有情，並如實稟告神佛。

從莊嚴迴向的身份來看，可以確認對象者，在土蕃時代的四篇中，凡有聖神贊普、皇太子殿下、太夫人、節兒尚書及都督杜公、部落使君諸官、留後都督、部落官寮、教授諸大德。歸義軍以迄金山國時代，則分別有如下之稱呼：大唐大中皇帝或當今皇帝、皇帝、河西節度使令公、河西節度吏部尚書、河西節度使太保、河西節度使太傅、河西節度使大王、都督刺史、曹常侍及張衙推、副使安公、董別駕、敦煌郡首、河西釋門都統和尚、釋門都僧政、釋門教授和尚、管內釋門都僧統大師、摠管內都指揮、都衙、都僧錄、都僧政。這些官職不但可以補時晚唐五代史料，也足以藉用於寫卷時代的輔助斷定。但是就以〈行城文〉的寫卷時代來看，它的出現的確來自西北，而且起始於土蕃贊普佔領敦煌的陷番時期，張議潮或張淮深，以及曹議金統治的金山國時代，不過是此一風氣的延續而已。

其實幾篇寫卷沒有明確指出齋主以及說出所莊嚴者的身份，一部分是受到卷子殘缺的限制，但是大部份則是它可不是實際法會儀式中宣讀的齋文文本，而只不過是為「行城文」的一種範本，提供給參與的和尚在法會中臨時撰寫齋文的應用參考的急就底本文字。然而無論如何，齋會內容中大部分都會提到「行城」、「遶城」、「旋城」、「還城」或「環城」的實際活動和盛況，一般法會的舉行都是從平旦天亮開始，然後形容天氣的風和日麗，行城陣容隊伍的盛大和執持香花幢蓋者的熱鬧氛圍和場景等，最後驅逐疫癘，

祈求國泰民安及財富等，則寄託於文本之中。至於每類之中所附錄的篇章，都非屬於〈行城文〉的篇題，而是〈二月八日文〉、〈四門轉經文〉、〈豎幢傘文〉等文字，但是在文字中都提到「行城」一事，說明了只要是大型或官方主辦的齋會，往往也會有行城活動，有如今日信仰圈內的遶境遊行，藉著神佛的出巡，逐走邪癘惡鬼，合境的百姓就此平安，福祿壽全。另一方面也說明行城節日舉行的時間點不是南方盛行的四月八日。

四、行城活動與驅儺

在分析完上一小節的〈行城文〉本之後，看到遶城的陣頭及聲勢，以及祈福求財的種種目的，在在都讓我們懷疑，這種儀式是來自印度佛教文化的產物，還是仍然帶有中國文化影子的複合體？因為在〈全唐文〉中或敦煌文獻裡也存有一種〈驅儺文〉、〈上樛文〉或〈障車文〉¹⁷，每每在除夕夜新年間，行走於鄉里社區，敲打著喧天價響的樂器，以韻文的形式歌頌著「兒郎偉」，驅走東西南北四方的惡儺儀式；而「上梁文」也取來「兒郎偉」的謠頌，祝禱土神，驅逐惡鬼，希求住者平安；更有趣的在「障車文」中，要將娶親攔街於半途的障車者，也是以「兒郎偉」唱請離開，有如驅儺的形式。這些篇章不但存於唐代的中原，同時代西北的敦煌也是非常的流行。何況在漢代打開通往西域的門戶之後，固然駱駝鈴聲帶著葡萄、苜蓿及胡旋舞樂而東來，中原難道沒有往西傳到中亞的風俗文物，並且在某一時間之後，又以混血的裡中胡表的姿態回到中國，這點的确是中西文化交流史，或者古代中國與周邊民族文化交往上一個很有趣而值得鑽研注意的課題。

如果我們對於儺關心過，就知道這種文化風俗起源很早，一般都追溯到《周禮·夏官·方相氏》，其文云：「執戈揚盾，率百隸兒時難，以索室毆疫。」鄭玄曰：「以驚毆疫病之鬼，如今魃頭也。時難，四時作方相氏以難卻凶惡也。〈月令季冬〉：命國難，索、廋也。」然而饒宗頤曾經根據英藏一七七六號卜辭殘文說明廋即搜字，早在殷商上甲微時作儺五祀，並引《太平御覽》卷五百二十九〈禮儀部〉八「五祀」「《世本》曰：微（微）作禡五祀。」及其注：「微者，殷王八世孫也；禡者，強死男也；謂實難索宣驅疫，逐強鬼也。五者為門、戶及井、灶、中霤也。」一則為證，認為難、儺、禡、獻四字之音義關係。¹⁸再者，《禮記》：「季冬之月……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玄注：

¹⁷ 王三慶，〈上梁文體之流變研究〉，《宋代文學之會通與流變——「近世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之一》，新文豐出版社，2007年3月，頁337-366。

¹⁸ 按：饒宗頤有〈世本微作禡解〉一文，《固庵文集》，頁89-91。後又另寫〈殷上甲微作禡（儺）考〉，發表於《民俗曲藝》第84期，《中國儺戲·儺文化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財團法人施合鄭民俗文化基金會，1993

「此難，難陰氣也。難陰始於此者，陰氣右行。此月之中，日歷虛危，虛危有墳墓四司之氣為厲鬼，將隨強陰出害人也。旁磔於四方之門，磔攘也。」（《禮記注疏》卷十七）《尚書大傳》：「十二月並有索祀四正四隅之禮」（《六藝流別》引），而人死化為厲鬼，必須行大儺以逐之。凡此，皆與排除難陰有關，以免氣出害人。所以，饒宗頤認為：

殷、周逐疫，方相氏戴魃頭（按饒文中曾舉卜辭及廣漢三星堆文物作證）。到北周時候，臘日逐鬼，卻改作「戴胡頭及作金剛力士以逐疫」〈按參見宗懔《荊楚歲時記》「十二月八日」條〉，這時佛教已經深入中國了。……這由方相魃頭，搖身一變，而以三十丈的金剛力士頂替之，這樣趕鬼成效的自然更有力了。緯書中雜有佛教成份，由來已久。土蕃苯教跳神的羌姆，溯其遠源和古代的儺實際分不開關係。殷時已盛行魃頭與儺祭，嗣後方相氏變而為金剛力士，在北周之時已有之，其事遠在吐蕃立國以前。殷人之大敵為羌，羌人的儺俗，可能自殷吸收而來，足見其淵源之遠。¹⁹

這裡不厭其煩的徵引著饒宗頤大作的論述，主要是「行城文」這類作品，既然緣起於吐蕃佔領敦煌時期，而土蕃苯教跳神的羌姆，又來自殷之大敵為羌，羌人的儺俗則又吸收自殷俗，然後反映在敦煌〈兒郎偉〉的〈驅儺文〉、〈上梁文〉和〈障車文〉的風俗，以及佛教的〈行城文〉齋文儀式，尤其往後的張義潮的歸義軍，以迄曹議金的金山國時代，仍然可以見到大量的行城風俗，並保留於中國西北及西南和東南沿海一帶，反而中原此一風俗卻消失不見了。

五、結語

總而言之，筆者認為齋會中讀頌的〈行城文〉和儀式，緣起於吐蕃佔領敦煌期間，它是殷商以來的儺俗，並與印度佛教的法會齋儀，融合成一種中西風俗合璧的新體樣式，而穿針引線的重要媒介者則是吐蕃。

年7月，頁31-42。

¹⁹ 饒宗頤〈殷上甲微作禡（儺）考〉，《民俗曲藝》第84期，《中國儺戲·儺文化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財團法人施合鄭民俗文化基金會，1993年7月，頁37-38。

附錄：〈行城文〉整理清本

（一）之 1：S.2146 行城文²⁰

我法王之利見也，大矣哉！故降神兜率，現影王城，觀妙色有若於癰瘡，厭寶位乃逾於宮闕。御四魔而登正覺，居三界而獨稱尊。神化難量，巨能談也。

今者春陽令月，地坼萌芽；鳥嚮（響）含春，風搖翠柳。於是豁（壑）開柰苑，洞啟蓮宮，金相煥爛於四衢，銀毫暉舒於八極。隱隱振振，如旋白銀之城；巍巍峨峨（峨峨），似繞迦維之闕。尊卑務（霧）集，大小雲奔，笙歌競奏而啾留，法曲爭陳而槽揆。所冀百福被矣，千障雲祛，睹勝相兮獲因，瞻妙色兮生福。惣斯多善，莫限良緣。先用莊嚴梵釋四王、龍天八部。唯願增威力，益神通，併妖氛，驅疫厲（癘）。

次持勝福，奉用莊嚴我當今聖神贊普。伏願壽永固，等乾坤，六夷賓，四海伏。

次用莊嚴節兒尚論（書），爰及都督杜公，為雲為雨，濟枯涸於明朝；部落使君諸官，建忠貞於聖代。然後上窮空界，傍括十方。賴此勝因，成正覺道。

（一）之 2：P.2631〔行城文〕²¹

么乙聞：我法王之利見也，大矣哉！故降神兜率，現影王城，觀妙色有若於瘡癰，厭寶位乃逾於宮闕。掃四魔而登正覺，居三界而獨稱尊。神化難量，巨能談也。

今者春揚（陽）令月，地坼萌芽，鳥向（嚮）含春，風搖翠柳。於是豁開柰苑，洞啟蓮宮，金容（旁列「相」）煥爛於四衢，玉（旁列「銀」）毫暉舒於八極。隱隱振振，如從刀利之天；巍巍峨峨，似遶迦維之闕。尊卑務集，執蓋持花。大小雲奔，爭陳法曲。廣能仁之化跡，冀殄千殃；揚大聖之辭榮，憐臻萬善。以冀四王護世，八部冥加，櫓槍掃於天門，疫癘藏於地戶。慶雲布野，喜色凝空，倒載干戈，修文偃武。惣斯功德，迴奉龍天八部、護世四王。帝主天階益峻，寶歷恒昌，心同諸佛之心，壽比金剛等固，朝廷卿相，助理和平，邊外節奈（僚），塵清塞表。

（一）之附錄 1：P.2631²²〔三、□□□〕

么乙聞：法王降誕，為拯生靈；八相權宜，三身利樂。厭輪王之寶位，訪道幽巖；證最後〔之〕菩薩，誓居深谷。所以逾城夜分，得果初晨。留像法於人間，使得通於塵

²⁰ 本篇以 S.2146 為底本，錄存各種齋文，其第六種題為〈行城文〉，筆者編輯之齋願文本編號為 2030600，凡有 S.6172：（參同 S.2146）、行軍轉經文、布薩文、行城文、行城文，P.3224：行城文：（參 P.2854「豎幢傘文」、P.4079；又參 S.6417、S.4544，作「燃燈文」）2030000P.3281V：〔布薩文〕（似非）2030006=1590012，可資參校。又其前篇為罷四季文及無題各一篇。又參 P.2854、P.2631、P.6006「二月八日文」。

²¹ 本篇以 P.2631 為底本，原無題目，今據內容補。筆者編輯之齋願文本編號為 2030600。

²² 本篇以 P.2631 為底本，原無題目，筆者編輯之齋願文本編號 2360103，首段參 P.2854「行城文」、S.5957「二月八日文」。

劫。自示迦維衛國，每習神蹤；淨飯王城，爭享勝業。

今者岸柳未圻，邊雲尚寒，步蓮葉如似再現閻浮，飛寶蓋而疑重遊天閣。幡花隘路而前引，梵唄盈空而沸騰。鳴鐘鼓而龍吟，〔奏〕笙歌而鳳舞。群寮並集，縑素咸臻。眾善既備兮無虧，禍畢馳兮掃盡。摠斯多善，莫限良緣。先用莊嚴，梵釋四王龍天八部。

伏願威光恒赫，神力無涯，我大中皇帝聖壽遐長，保安國祖。令公台階益茂，福秩增高；邊外節察，咸居祿位；上使榮班日漸，寵位時增；隨善官吏，典納休吉。即風雨弱，稼穡登五□，□乃國通。莫不並出稠林，咸登覺路。

（一）之附錄 2：P.6006 二月八日²³：

么乙聞：我法王之利見也，其大矣哉！故聖人者，降神兜率，現影王城，觀妙色有若於瘡癰，厭寶位乃逾於宮闕。御四魔而登正覺，居三界而獨稱尊。神化難量，莫能叵測。

今者三春中律，地圻萌芽；鳥響含新，風搖翠柳。於是歲開柰苑，洞啟蓮宮；金容燦爛於四衢，玉毫舒光於八極者，則我令公大王正化之道也。

伏惟我大王云云。故得威稜赫奕，疑兜率而初來；月貌巍峨，……分之。今則尊卑霧集，執蓋持花；八部雲奔，□□妙典。廣能仁之化跡，冀殄千殃；揚大聖之辭榮，□臻萬善。已（以）茲還城講經，捨施功德，一一勝因，盡用益□□梵釋四王，龍天八部。伏願云云。

又持勝福云云。

又持勝福，次用莊嚴天公主夫人恒泰，誓播美於宮□，□（小）娘子姊妹歡顏，每寵同於金□；刺使司空昆〔季〕，永繼紹於河湟；閩郡官寮，恒輸忠而盡節。四方□□，八表無危，萬姓康寧，千秋晏謐。

（一）之 3：P.2854 行城文²⁴

我法王之利見也，其大矣哉！故降神兜率，現影王城，觀妙色有若於瘡癰，厭寶位乃逾於宮闕。掃四魔而登正覺，居三界而獨稱尊。神化難量，叵能談也。

今者春揚（陽）令月，地圻萌芽，鳥向（嚮）含春，風搖翠柳。於是豁開柰苑，洞啟蓮宮，金容（旁列「相」）煥爛於四衢，玉（旁列「銀」）毫暉舒於八極。隱隱振振，如從刀利之天；巍巍峨峨，似遠加維之闕。尊卑務集，執蓋持花。大小雲奔，爭陳法曲。廣能仁之化跡，冀殄千殃；揚大聖之辭榮，悌臻萬善。所冀四王護世，八部冥加，機槍掃於天門，疫癘藏於地戶。慶雲布野，喜色凝空，倒載干戈，修文偃武。摠斯功德，迴奉龍天八部、護世四王。伏願威光孔盛，神力無疆。擁護生靈，爰安邦國。

²³ 本篇為殘冊頁，其第三頁鈔二月八日文，有題，筆者編輯之齋願文本編號為 3580000。首三段參 P.2631，及 P.2854、S.2146「行城文」。

²⁴ 本篇以 P.2854 為底本，原無題目，然其前篇題作《行城文》，若據全卷體例，則視同前題，否則加標新題。又筆者編輯之齋願文本編號為 1590012，首二段參 S.2146、P.2631，又 P.6006 作「二月八日文」。

復持勝善，次用莊嚴我大中皇帝，聖壽剋昌，淳風永播。金輪與法輪齊轉，佛日將舜日交暉。妖氣肅清，保寧宗社。

復持勝善，即用莊嚴我河西節度吏部尚書。伏願松篁比壽，金石齊年，保富貴於今生，渲休祥於來劫。

復持勝善，即用莊嚴敦煌群（郡）首、都督刺使（史）等。惟願榮班日漸，寵位時增。福比河沙，壽逾山積。

復持勝善，次用莊嚴我河西釋門都統和尚。惟願福康千月，壽保無窮。為灌頂之國師，贊明王之利化。

復持勝善，次用莊嚴我釋門都僧政和尚，爰及法律闡梨□。惟願法身堅固，惠命崇高。為弘法之棟梁，作天人之眼目。然後散露法界，並洎有情，俱出蓋纏，齊成佛果。摩訶般若，以用資薰，大眾虔誠，一切普誦。

（一）之4：〔四、行城文〕²⁵

某乙聞：我法王之利見也，大矣哉！故降神兜率，現影王城，觀妙色有若於靡瘡，厭寶位乃逾於宮闕。御四魔而登正〔覺〕，居三界而獨稱尊。神化難量，巨能談也。

今者春陽令月，地坼〔萌〕芽；鳥嚮含春，風搖翠柳。於是壑開柰苑，洞啟蓮宮；金相煥爛於四衢，銀毫暉舒於八極。隱隱振振，如從刀利之天；巍巍峨峨，似起菩提之座。尊卑務（霧）集，執蓋持花；大小雲奔，爭陳法曲。廣能仁之化跡，冀殄千殃；揚大聖之辭榮，悌臻萬善。所冀四王護世，八部冥加，攬槍掃於天門，疫癘藏於地戶。慶雲布野，喜色凝空，倒載干戈，修文偃武。揔斯功德，迴奉龍天八部、護世四王。

（二）S.2146 行城文²⁶

應化無窮，作用不倦；恩霑動植，福洽生靈。天中之天，獨擅其務，至於妙事，豈足繁詞？此會之瑞，抑有由矣！

今則四序將盡，三春肇來，送故納新，除灾建福。冀清封壘，保芟蒸黎。於是月殿不烏，霜鍾夜擊。爰集縉侶，悉索幡花。出佛像於四門，遶重城而一匝。儼然相好，驚嶺雲飛；煥爛毫光，蓮峰降步。傾城傾市，蕩谷搖山。舍衛逾城²⁷，豈同年哉²⁸！

即冀四王護世，百福潛加，攬槍掃於天門，疫癘藏於地戶。慶雲布族，喜色凝空。倒載干戈，修文偃武。揔斯功德，迴施龍天八部。惟願威光坦赫，神力无涯，灾害不生，禍亂不作。

又持景福，上資聖神贊普。惟願萬國納賁，四海來庭；寶曆恒昌，金石比壽。皇太

²⁵ 本卷原無題目，筆者編輯之齋願文本編號為 2360104。又參 P.2631，又 P.2854、S.2146 之「行城文」。

²⁶ 本篇以 S.2146 為底本，錄存各種齋文，其第七種題為〈行城文〉，筆者編輯之齋願文本編號為 2030700，題目原有。又以 S.6172 為校本甲，其前後為布薩文等。

²⁷ 「逾城」S.6172 作「踰城」，意並可通。

²⁸ 「同年哉」原作「用年矣」據 S.6172 改。

子殿下游雷遠震，少海長清；太夫人²⁹蘭桂永芳，妃嬪樹花獻頌³⁰。³¹留後都督，祿極萬鍾；部落官寮，門列九戟。

又持餘福，奉資教授諸大德等。惟願長流惠海，先騰塵芳，散霑有情，偕及斯福。

(二) 之附錄 1：S.2146〔五〕、四門轉經文³²

夫應化無方，神用不倦，恩霑動植，福洽生靈。天中之天，獨擅其務，至於妙事，豈足繁詞？此瑞之興，抑有由矣！

今則三春中律，四序初分，絮折南枝，冰開北岸。廣法王之化跡，冀殄千殃；揚大聖之辭榮，悌臻萬善。於是不扃月殿，夜擊霜鍾，爰集緇徒，競持幡蓋，列四門之勝會，延一郡之都城。像設金容，雲飛驚嶺，眉開毫月，花步蓮宮。傾市傾城，搖山蕩谷。迦維厭慾，豈用年哉！

所冀四王護世，百福潛加，機槍掃於天門，疫厲（癘）藏於地戶。慶雲有□，喜色凝空。倒載干戈，修文偃武。摠斯功德，迴奉龍天八部。惟願威光坦赫，神力无涯，災害不生，禍亂不作。

又持勝福，上資神聖贊普。唯願萬國納貢，四海來庭，寶歷（曆）恒昌，金石比壽。

又持勝福，莊嚴節兒都督。唯願壽命逾遠，祿極萬鍾；部落使官僚，門傳九戟。然後散霑法界，普洎有情。賴此勝因，咸登樂果。

(三) P.2807 行城文³³

嘗福之力也。

唯我佛陀，闡弘護也。粵我人王，是候歲時而褒慶，揆茲辰以崇善者。然後闢廣陌，拂長衢，迎瑞像以雲臻，召緇徒而雨集。車騎雷動，士女星羅，崩騰一川之中，含踏四野之外。幡花交映，似龍鳳之爭馳；幢蓋排空，若煙霞競湊。盛矣美矣，康哉樂哉！摠斯善於城池，冀福資於家國。所以移仲春之盛事，就孟序之新年。追蹤不異於他辰，訪古何殊於彼日。

景之美矣，時漸芳焉。風走冰銷，光臨照氣。摠斯殊勝，莫限津梁。先用莊嚴皇太子殿下。伏願長承南國之重寄，永奉北堂之慈顏。福將山岳而齊高，壽與松筠而轉茂。

²⁹ 「太夫人」原作「夫人」，據 S.6172 改。

³⁰ 「頌」S.6172 作「訟」，意雖通假，不從。

³¹ 本卷此下原接「又持勝福，摠用莊嚴我都督杜公，祿及萬鍾，然後」，下無續文，唯 S.6172 還有以下一段文字，知本篇乃據此改作。

³² 本篇以 S.2146 為底本，錄存各種齋文，其第五篇題為〈四門轉經文〉，筆者編輯之齋願文本編號為 2030500，以其內容與〈行城文〉僅有小異，並有「行城」活動，姑且附錄於此。又 S.6172：（參同 S.2146）、行軍轉經文、布薩文、行城文、行城文，P.3224：行城文：（參 P.2854「豎幢傘文」、P.4079、又參 S.6417、S.4544，作「燃燈文」）2030000P.3281V：〔布薩文〕（似非）。

³³ 本篇以 P.2807 為底本，錄存各種齋文，其第五種題為〈行城文〉，筆者編輯之齋願文本編號為 1290105，題目原有，前為天王意、天王文、布薩後嘆文，後有布薩文及七月十五日夏終設齋文。

(四) P.2854 行城文³⁴

夫法王降誕，為拯生靈，八相權宜，三身利樂。厭輪王之寶位，訪道幽巖；證最後〔之〕菩薩，誓居深谷。所以逾城夜分，得果初晨，留像法於人間，使得通於塵劫。自爾迦維衛國，每習神蹤，淨飯王城，爭享勝業。

今者岸柳未圻，邊雲尚寒，步蓮葉而似再現閻浮，飛寶蓋而疑重遊天閣。幡花隘路而前引，梵唄盈空而沸騰；鳴鐘鼓而龍吟，吹笙歌而鳳舞。群寮並集，緇素咸臻。善既備兮無虧，禍必馳兮掃盡。揔斯景福，先用奉資，梵釋四王龍天八部。惟願威光熾盛，神力彌增，興念蒼生，匡茲教法。

復持勝善，次用莊嚴我當今大唐大中皇帝。伏願天皆益皎，寶歷恒昌，心同諸佛之心，壽比金剛等固。

次持勝善，即用莊嚴我河西節度吏部尚書。伏願腹心王令，助聖安邊。壽以（與）天長，嘉聲劫遠。

又持勝善，次用莊嚴我副使安公。惟願長承帝澤，永固天心。寵祿時新，榮聲遠播。

又持勝善，次用莊嚴我河西釋門都統和上（尚）。惟願謁愛河而偃塵岳，飡法喜而覘禪林。撥五位之重雲，圓三明之皎日。然後散霑法界，普洎有情。賴此勝因，齊登覺道。摩訶般若，以用資薰。大眾虔誠，一切普誦。

(四) 之附錄 1：〔一〕二月八日文³⁵

法王誕跡，託質深宮；是（示）滅雙林，廣利郡（群）品。智覺騰芳，功勇齊智，大雄方便，動物斯均。王宮孕靈，寔有生於千界；逾城夜遁，求無上之三身。

今以三春中律，四序初分；柳絮南枝，冰開北岸，遂乃梅花始笑，喜鵲欲巢；真俗旋城，幡花隘路。八音競奏（奏），聲謠（搖）兜率之音（宮）；五樂瓊簫，嚮（響）振精輪之界。總斯多善，莫限良緣，先用莊嚴梵釋四王，龍天八部，伏願威光盛運，救國護人；濟惠慈悲，年豐歲稔。

伏持勝善，次用莊嚴我河西節度使尚書貴位，伏願五岳比壽，以（與）日月而齊明；祿極蒼（滄）瀛，延麻姑之萬歲。然後休兵罷甲，鑄戟銷戈；萬里澄清，三邊晏靜。

(四) 之附錄 2：〔十三〕二月八日文³⁶：

³⁴ 本篇以 P.2854 為底本，錄存各種齋文之齋文文本，其第十一種標題為〈行城文〉，筆者編輯之齋願文本編號為 1590011，題目原有。第二篇雖無題，然據全卷體例，若同題則略，否則必重標焉。首二段參 S.5957、P.2631，作「二月八日文」。

³⁵ 本篇以為底本，題目原有，筆者編輯之齋願文本編號為 0050001，以其內容與〈行城文〉僅有小異，並有「旋城」活動，姑且附錄於此。又首段參 P.3806V「行城文」、P.2631。

³⁶ 本篇以 S.5957 為底本，筆者編輯之齋願文本編號為 1950013，（非行城文）：S.5565：〔亡妣文〕、Φ263Φ362：〔一〕開經文、〔二〕散經文、〔三〕轉經文、〔四〕號頭同前、〔五〕四門轉經文、〔六〕入宅文、〔七〕燃燈文、〔八〕社文：（S.5957 作「邑文」）、〔九〕臨曠（墳）文、〔十〕二月八日文、〔十一〕亡僧尼捨施文、〔十二〕亡考文、〔十三〕難月文、〔十四〕脫服文，（全卷參 S.5957），1950000P.3084（本卷殘一葉，題為轉經文，其前無題，似為轉經文）：（參 S.5957？慶按疑為 S.5955）、〔一〕開經文、〔二〕散經文、〔三〕轉

法王降誕，為拯生靈；八相權宜，三身利樂。掩輪王之寶位，訪道幽巖；證最後之菩薩，誓居深谷。所以逾城夜分，得遇初晨。嚴像法於人間，使得通於塵劫。自示加維衛國，每習神蹤；淨飯王城，爭享勝業。

今者岸柳未圻，邊雲尚寒，步蓮葉如似再現閻浮，飛寶蓋而疑重遊天閣。幡花隘路而前引，梵唄盈空而沸騰。鳴鐘鼓而龍吟，奏笙歌而鳳舞。群寮並集，緇素咸臻。眾善既備兮無虧，禍畢除兮掃盡。搃斯多善，莫限良緣。先用莊嚴，梵釋四王龍天八部。

（五）之 1：P.3806V 行城文³⁷

至（智）覺騰方（芳），功用齊致；大雄方便，動物斯均。王宮孕靈，寔有生於千界；踰城夜遁，求無上之三身。其誰謂歟？則有我大師之跡也。

今□（以）三春中律，四序初分；絮折南枝，冰開北岸。律圻木晨，簪瓊乾乾。緇侶之追蹤勝會，像設還城；幡幢慧雲靈迹，地金赫祥，鐘磬和鳴，侍衛昂藏，管弦團煜。

是日也，梅花始笑，喜鵲欲巢；翠柳變於南枝，青〔冰〕泮於〔北〕岸，□□（以此）殊勝。先用莊嚴龍天八部。伏願威光盛，神力增，邪魔掃天外之遙，役勵（癘）電人寰之跡。

又持勝善，盡用莊嚴我當今皇帝。伏願皇階峻，帝業昌，朝廷獻神□□□請，□國賀康灾之樂。

又持勝善，盡用莊嚴我釋門教授和尚等。伏願金剛作體，般若為心，然後城皇□侶等，伏願營（榮）班寵俊，祿□增城，人賀清正之謀，帝播歌遙（謠）之訟（誦）。然後四方晏淨（靜），萬國來投。摩訶般〔若〕，利樂無邊。大眾乾（虔）誠，一切普誦。

（五）之 2：〔十、行城文〕³⁸

夫至覺騰芳，功用齊致；大雄宣運，動物斯均。王宮孕靈，示有生於千界；逾城〔夜〕遁，求無上之三身。其誰謂歟？則有我大〔師〕能跡者。

今當太族之律，析木之辰，合簪乾乾，緇侶肅肅。追蹤勝會，像設環城，高幡幢〔慧〕雲，靈花迎地。金容赫〔赫〕，玉磬和鳴；鳥芻列前，梵王擁後。管弦□□，鍾鼓□□。青歌入於九霄，紅塵超於千百。

是時也，梅花始笑，喜鵲欲巢；翠柳變於南枝，青冰於融於北岸。景福建兮祥翠，佛日照兮妖氛。

經文 1950000：按 P.4999 為開經文，非〈二月八日文〉則非行城文（參 S.5957）按本篇題標〈二月八日文〉則非行城文，只是內容與之近似。又參 P.2631，又 P.2854「行城文」。

³⁷ 本篇以 P.3806V 為底本，原為長卷，錄載各種齋文，其末題為「行城文」，而筆者編輯之齋願文本編號為 1930305，又參 P.2631。

³⁸ 本篇以為底本，無題目，據內容補。又筆者編輯之齋願文本編號為 2360502。

(六)之1：P.3224 行城文³⁹

夫大覺弘悲，多門吸引；能人（仁）演教，感應隨機。皆稱解脫之功，莫非能濟者也。

今囑三春令月，四序初晨，延百福以豎勝幢，殄千殃而精白傘。將奉寶地國，載育黎元。四方無衰變之憂，郡目（牧）有康寧之慶。揔斯多善，莫限良緣。先用莊嚴，梵釋四王，龍天八部。伏願威光轉盛，福力彌增，興運慈悲，救人護國。

有（又）持勝善，伏用莊嚴我當今皇帝貴位。伏願普安守富，榮日恒清，四海共納於一家，十道咸歡無二城。

又持勝善，復用莊嚴則我河西節度使令公貴位。伏願應備乾德，寶位以（與）五岳〔而〕同堅；坤極治民，寵秩並三台而永固。

又持勝福，次用莊〔嚴〕管內釋門都僧統大師貴位。伏願扶陽智述，振邁玄門，色力堅依（於）丘山，惠命俞（逾）於遐劫。

又持勝福，復用莊嚴揔管內都指揮都衙貴位。伏願左（佐）天利勿（物），助聖安邊，福將山岳以濟（齊）高，壽等海泉如（而）深遠。

又持勝福，次用莊嚴都僧錄、都僧政已（以）下和尚等貴位。伏願永食天祿，常開帝心。常懷佛法之棟樑，永作人天之眼目。然後休兵罷鉞（甲），鑄戰（戟）肖（銷）戈；萬里澄清，三邊晏靜。摩訶般若。

又持勝福，次用莊嚴太子貴位。伏願金軻蓋幕，玉葉騰方（芳），盤石增高，逾城作鎮。

(六)之2：S.6417〔行城文〕⁴⁰

大覺弘悲，多門吸引；能仁演教，感應隨機，皆稱解脫之功，莫非能濟者也。

今囑三春令月，四序初晨，延百福以豎勝幢，殄千殃而精白傘。將奉保休家國，載育黎元，四方無衰變之憂，郡睦有康寧之慶。揔斯多善，莫限良緣。先用莊嚴梵釋四王、龍天八部。伏願威光熾盛，福力彌增，興運慈悲，救人護國。

又持勝福，復用莊嚴我當今皇帝貴位。伏願永安宇宙，舜日恒清，四海共納於一家，十道咸歡無二域。

有（又）持勝福，次用莊嚴我河西節度使太保貴位。伏願南山作壽，北極標尊，常為菩薩之人王，永應如來之付（咐）囑。

又持勝福，復用莊嚴管內釋門二都僧統和尚貴位。伏願敷揚政述，鎮遏玄門，色力堅於丘山，惠命俞（逾）於遐劫。

³⁹ 本篇僅存一紙，題目原有，與 P.4079、S.4544 等大抵相同，僅末尾稍有小異。又參 P.3806V。

⁴⁰ 本篇以 S.6417 為底本錄，無題，而筆者編輯之齋願文本編號為 1460009。卷中多處題「戒榮一本」或「吳戒榮本」及「僧寶印」，蓋為貞明六年鈔本。又 S.2580V 為校本〔九、燃燈文〕：（參 S.4544、S.2580V；P.2854 作「豎幢傘文」、P.3224 作「行城文」，又參 P.4079、S.3156V）。

又持勝福，次用莊嚴曹常侍及張衡推貴位。伏願左（佐）天利物，助聖安邊，福將山岳以齊高，壽等海泉而深遠。

〔又持勝福，次用莊嚴〕都僧政、都僧錄、諸僧政法律等。伏願駕三車而利物，嚴六度以莊懷。使法門無衰變之憂，釋眾保康安之樂。

又持勝福，次用莊嚴董別駕已下諸官寮等。伏願奇才出眾，武藝超倫。俱懷恤勿（物）之能，助我太保之化。然後三邊晏靜，人歌永泰之祥；四寇休征，共賀興寧之慶。災隨舊歲，霧散雲飛；福建新春，百萌齊湊。

（六）之 3：S.3156V+S.2580V〔行城文〕⁴¹

大覺弘慈，多門吸引；能人（仁）演教，感應隨幾（機），皆稱解脫之功，莫非能濟者也。

今囑三春令月，四序初晨，延百福以豎勝幢，殄千殃而精白傘。將奉寶（保）休加（家）國，載育黎元，四方無衰變之憂（憂），郡目（睦）有康寧之慶。摠斯多善，莫限良緣。先用莊嚴梵釋四王、龍天八部。伏願威光轉盛，福力彌增，興運慈悲，救人護國。

又持勝福，次用莊嚴則我當今皇帝貴位。伏願普安宇宙，舜日恒清，四海共納於一家，十道咸歡無二城（域）。

又持勝福，復用莊嚴我河西節度使太傅貴位。伏願應日乾備德，寶位以（與）五岳而同堅；坤極治民，寵族並三台而永固。

又持勝福，次用莊嚴摠管內都僧統大師貴位。伏願扶陽智述，振遏玄門，色力堅於丘山，惠命逾於遐劫。

又持勝福，次莊嚴摠管內都衙等貴位。伏願左（佐）天利物，助聖安邊，福將山岳以齊高，壽等海泉而深遠。

又持……（下缺，應接聯 S. 2580V，慶據原卷補錄，與 S. 6417 尾同，可併入。）

（六）之 4：S.2580V〔行城文〕⁴²

……伏願應乾備德，寶位以（與）五岳而同堅；坤極治民，寵族並三台而永固。天公主保壽，而蒼海無傾移。郎君、小娘子延長，等江淮而不竭。

有（又）用莊嚴我當管內都門釋僧統和尚，伏願夫（扶）陽正（智）述，振遏玄門，色力堅於丘山，惠命俞（逾）於遐劫。

又持勝福，次用莊嚴都衙已（以）下諸都頭等。伏願其才出眾，武藝超倫；俱懷恤物之能，助我明王之化。

⁴¹ 本篇乃據 S.3156V 作底本，無題目，而筆者編輯之齋願文本編號為 3200000。又據 S.6417 修改，文中多處因形音訛誤。又參 S.4544、S.2580+V「燃燈文」、P.2854、P.4079「豎幢傘文」，及 P.3224「行城文」等。

⁴² 本篇乃據 S.2580V 作底本，無題目。可參 S.6417 之「燃燈文」及 P.3224「行城文」、P.2854「豎幢傘文」等卷。

又持勝福，次用莊嚴釋門管內都僧政、都僧錄之僧政，伏願駕六車而利物，嚴六度以莊懷，使法門無衰變之憂，釋眾保長康之樂。然後三邊晏靜，人歌永泰之祥；四寇休征，共賀興寧之慶。災隨舊歲，霧散雲飛；福建新春，萌芽齊湊。摩訶波若，利樂無邊，大眾虔誠，一切普誦。

〔六〕之 5：S.4544〔行城文〕⁴³

夫大覺弘慈，多門吸引；能仁演教，感應隨機。皆稱解脫之功，莫非能濟者也。

今囑三春令月，四序初分，延百福以豎勝幢，殄千災而征白傘。將奉保休家國，子育黎元。四方宴靜，無衰變之憂，郡牧有康寧之慶。揔斯多善，莫限良緣。

先用莊嚴我當今皇帝貴位。伏願永垂闡化，四海一家，廣扇人（仁）風，三邊晏靜。

伏持勝善，次用莊嚴我河西節度使大王貴位。伏願南山等壽，北極標尊；長為菩薩之人王，永〔作〕河西之父母。

又持勝福，次用莊嚴我都僧統大師貴位。伏願敷揚智述，鎮遏玄門，色力堅於丘山，惠命逾於遐劫。

又持勝福，次用莊嚴都官公等。榮班歲厚，寵位時增。懃王之智轉明，幹箭之端益遠。然後河清海晏，永罷干戈；五稼豐登，人民安樂。

〔六〕之 6：P.4079〔行城文〕⁴⁴

夫大覺弘慈，多門吸引；能仁演教，感應隨機。皆〔稱解脫之功，莫〕非能濟者也。

今屬三春令月，四序初晨，迎百〔福以豎勝幢，殄〕千殃而□白傘。將奉保家國，子育黎元。四方無衰變之憂，〔郡睦有〕康寧之慶。揔斯多善，莫限良緣。先用莊嚴，梵釋四王，龍天八部。伏願威光轉盛，福力彌增，興運慈悲，救人護國。

伏持勝善，奉用莊嚴我當今皇帝貴位。伏願永垂闡化，四海一家，廣善人（仁）〔風〕，三邊晏靜。

伏持勝善，次用莊嚴我府主太保貴位。伏願南山作壽，北極標尊；長為菩薩之人王，永作河西之父母。

又持勝福，次用莊嚴我都僧統大師貴位。伏願激（敷）楊政述，鎮遏玄門，色力堅於丘山，惠命逾於遐劫。

又持勝福，次用莊嚴座前都頭等貴位。榮班歲厚，寵位時增。懃王之智轉明，幹箭之端遠〔□〕。然後河清海晏，永罷干戈；五稼豐登，萬人安樂。摩訶般若。

⁴³ 本篇乃據 S.4544 作底本，無題目。慶按原卷補錄，參 S.6417 之「燃燈文」及 P.3224「行城文」、P.2854「豎幢傘文」等卷。

⁴⁴ 本篇乃據 P.4079 作底本，無題目。原卷僅存一頁，影印效果不佳，然與上卷大抵相同，參 S.6417、S.4544 之「燃燈文」及 P.3224「行城文」、P.2854「豎幢傘文」等卷。

(七) P.2255V [行城文]⁴⁵

夫禳災卻難者，莫伐於正覺雄尊；至德迎祥者，寔資於真乘密印⁴⁶。是以善佛哀見德大總持，阿難被迷遇佛頂而得悟。

然今行城卻難者，囑以三冬起序，春色敷榮，怨投勵（癘）以侵人，哀拔分（魃氛）之害物。是以療佑肅肅，啟賴於天王；福侶乾乾，傾心於寶偈。是以豎勝幢於五處，立標相於四門。使一郡無久（九）橫之憂，國安有千祥之慶。揔斯多善，莫限良緣。奉福莊嚴犯識（梵釋）四王，龍天八部。唯願威光轉盛，神力益昌，護次郡之人民，衛當今之明主。

又持是福，次用莊嚴我尚書，伏願金剛作體，般若藏心，長為社稷之重臣，永壽姜（疆）海之責任。

又持勝福，次用莊嚴〔□□□，惟願〕戒珠朗徹，□鏡常圓，為品物之律行，作眾生之道眼。

又持勝福，次用莊嚴都督、部落使以下諸寮案等，惟願榮為轉德，歡愚告鄉。摩訶般若，利落（樂）無邊，大眾乾成（虔誠），聲：一切普誦。

(七) 之附錄 1：P.2854 [十六]、豎幢傘文⁴⁷

夫除災靜難者，莫善於佛□密言；集福迎祥者，事資□於行城念誦。

今者春楊（陽）令月，寒色猶威，請二部僧尼，建□僧俗五戒者，其誰與之？則有我都督、合邑黎元，報……節安邊……（下缺）。

(七) 之附錄 2：P.2542V⁴⁸

（以下略）

某乙聞：我法王之利見也，大矣哉！故降神兜率，現影王城，觀妙色有若於癰疽，厭寶位乃踰於宮廷。抑四魔而登正覺，居三界而獨稱尊。神化難量，叵能談也。今者春陽令月，地折（坼）萌芽云云。

某乙聞：應化無窮，作用不倦，恩霑動植，福洽生靈。天中之天，獨擅其務，至於妙事，豈足繁調（詞）？此會之端，抑有由矣！今則四序將盡……（未竟）

常聞諸佛有不思議力，能拔能濟，大師無不定心，常利常榮。罪者福之以善品，迷者誘之以正道。則方便智惠之門，大悲饒益之路，乃可得而言矣！

⁴⁵ 本篇乃據 P.2255V 作底本，無題目。正面為天寶年間寫本《老子道德經》，有題記。後為雜齋文鈔，無題，末篇為「行城文」。筆者編輯之齋願文本編號為 1550007。又 P.2326V、P.2358V 二卷可參校。

⁴⁶ 「密印」上衍「於」字，刪。

⁴⁷ 本篇乃據 P.2854 作底本，有題目，以其內容與〈行城文〉僅有小異，並有「行城」活動，姑且附錄於此。又筆者編輯之齋願文本編號為 1590016。

⁴⁸ 本篇乃據 P.2542V 作底本，無題，皆為各類齋會文字之嘆佛號頭，又筆者編輯之齋願文本編號為 2120000。今僅錄三段「行城文」，參 S.2146、P.2854 等卷。

